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廿四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22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王維棟曰此傳總見淮南驕恣文帝仁厚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
 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
 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
 覺弁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
 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
 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
 王母已生厲王惠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海正義曰悔不令呂
 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
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
 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
 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

王慎中曰孝惠呂后時正呂后滅諸

增補史記平水

淮南衡山列傳

鳳文館

F0028-(22)

評點 王時也。使厲王蚤不附呂后，其不同如意等者，幾有太史公提出呂后時句何等。喚省董份曰：厲王雖以母仇殺人，而指數其罪皆當辟陽。本有死罪，故赦弗治也。

劉辰翁曰：厲王生不知母長而不念仇，恨身危犯法以自禍。此志豈不與天壤相磨，可稱諷誦哉。文帝傷其志是已。
凌約言曰：厲王自幼子於呂氏，見審食其之幸於呂后，而言无不從者。給矣，其心有大不甘者，况有弗爭其母之故乎。
王慎中曰：傷其志，已足反。

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伏後案：辟陽侯淮南王弟也。索隱曰：漢書作裏金椎，椎之安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椎也。令從者魏敬到之。正義曰：到古鼎反。到謂刺到。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輦，大車。馬曰輦，音已足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

唐順之曰：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叙事中，但于劫奏內詳之。
孝坤曰：以下次淮南王罪狀條貫嚴密。
王維楨曰：此後言必稱長以逆王廢王稱也。

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與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囚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以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贖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諡剛。祠子謀反，不得置後國。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以閉口。索隱

曰簡姓也音海嚴助傳則作簡忌字音亦同
○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
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也實葬肥陵

按殺人爵人皆以數紀正見淮南王驕恣之實

楊慎曰命棄市生

命也詐捕命者則

命命者也詐捕

命命者而脫之市

也

見拜一本作拜

見

按春即淮南丞

相春也

補方苞曰備著淮

南衡山二玉逆節

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入
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
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
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
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丑織上書
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類曰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
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
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

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

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

者厚養囚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

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

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徐廣曰嚴道有邛樊九折阪又有邛郵郵置邛張晏曰嚴道蜀郡縣

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

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

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宅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

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

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

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

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淮南王乃謂侍者曰

見漢法非過也屬

王反迹皆於獄辭

具之故安之事既

畢叙乃曰伍被自

謀反蹤跡如此而

獄辭則甚略觀此

始則詐而禽之而

則詐而斬之宮中

而上變者無徵也

使果有蹤迹何難

具獄而明徵其辭

哉者以傳著疑以

傳疑俾百世下可

以尋迹推理而得

其情此之謂實錄

也

按讀淮南王罪

索則漢臣執法

漢主友愛焉然

可見胡謂其不

相容耶

註制一本作奏

凌約言曰當上驕

增補已巳平本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三

鳳文倉鼎

淮南王時蓋何不
言羣臣論淮南王
時蓋何不長而
說將何以處長而
又不言其所以處
蓋不過發君者耳
非真有納約之忠
也

按始曰驕蹇既
曰益驕恣至其
自言亦曰吾以
驕故一篇血脉
不脫一驕字
凌約言曰丞相御
史執法而益即欲
斬之幸而文帝不
用益之刻惡慘邪
大抵如此不獨私
仇一見錯已也
茅坤曰此益好立
威名處幸文帝不
用其言耳
田汝成曰謂帝驕
其弟則可謂帝不
容其弟則不可

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
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令
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匹淮南王盎
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
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
送淮南王不發封餽待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
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
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
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難況於兄
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
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
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顯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顯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
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
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

王維模曰觀文帝
始末處淮南以及
其子則豈有殺弟
心耶
按此補東城侯
一句是周匝處
邵寶曰扶顛持危
相之道也相而請
將扶持之道也是
故淮南以完
張之象曰淮南相
名不違君實則為
漢可謂善用權者
也

田汝成曰此段叙
三王所以應吳者
賢否具見而景帝
或因或徙之故喪
貶富壽辭不煩而
意自足

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諡法云暴慢無親曰厲
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
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
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
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
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
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
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淮南
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
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
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
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
江北淮南王如故

評點 史記 淮南王

二 厲 少 倉 鼎

劉辰翁曰淮南王以下二十七字備其大者漢書雖列其才能風流然入怨望存不能得王維楨曰安有父子之痛而不明君臣之義何也董份曰蚡為肺腑大臣而言議如此其不赤族者真幸也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迎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拊循百姓為畔迎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詔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詔長安

徐廣曰詞何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詞補也孟康曰詞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

倪思曰謀情委曲難知太史公摹寫得盡

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毆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曰索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

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危被也

云即就淮南索之。不逮謂河南也。徒承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遂書。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主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

茅坤曰。中尉嚴宏可謂入危疑而不亂者。王鑿曰。兩詔弗許。兩公卿請文法古雅。可觀漢書損之非。

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

按此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

增補史記平本

按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作兩柱下分段照應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童萬童。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

揚慎曰：五穀種種。又不止五穀也。難。

百工亦種種也。古語常如此互見。

陳沂曰：按任蓋死後趙佗始自為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耳。
凌約言曰：始曰十家而五次曰十家而六次曰十家而七次曰十家。民心日益離。太史公摹寫當時景象。若目擊然。
田汝成曰：今大王二句過下入題。聯絡无痕迹。
○黃洪憲曰：文武因天心以動。便是文武之時。高帝因時可而動。便是高帝之時。故得天下之易。以楚逆天不知時。是以身死為

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寶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

天下味末以淮南比之整整可鑿且文字尤為利口而不能奪淮南之心何耶

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數為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曰不省錄者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

茅瑣曰建以父怨欲發淮南陰事審卿以大夫怨深購淮南事適逢其會亦奇矣

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

陳沂曰上極言天下之治見民心之未去此極美大將之不見漢庭之有人議論甚正

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裴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瓚曰言吳王不

吳何知反謂吳不知所以反故便漢將得過成

今我合樓緩先要成臯之口漢書直云樓緩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正義曰轅轅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關文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成臯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鐵鑿棘矜也徐廣曰大

陳沂曰有禍無福之言似有決斷者何其見之不終耶

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

評點 吳詩言本
時之言故重疊
不自覺耳

黃份曰被實為淮
南畫反而史記所
錄被詣吏自告之
文其間不无飾辭
而太史公具載之
所以微見被之冤
狀而惡湯之專殺
也然被以人臣親
教其主詐為奏書
從速以激下反上
固漢法所必誅矣
湯論殺之是也使
徒以其文辭而欲

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
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不便第政苛刑峻天下敖
然若焦索隱曰茲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
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齊海內汎愛
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
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
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
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
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
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
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
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
罰作二歲刑已上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
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

原其反逆其本末
豈稱乎

王維禎曰前多美
詞末乃為畫逆計
何其智愚相背哉
光緒曰按淮南
嘗作堯戒有云
戰戰慄慄日謹
一日八莫蹟於
山而蹟於垤只
十七字何等高
致惜其以如是
之林不務遵蓋
臣職以叛逆誅
恠之及讀太史
公云此非獨王
過亦其臣下漸
靡使然則伍
被固為之魁耳
被固為之魁耳
被固為之魁耳
唐順之曰其謀比
之田孫伯桓將軍
諸人不逮遠矣此
惡殺豆之計也能
先為人擒乎
陳仁子曰士欲忠

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
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

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
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

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

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

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
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解豸冠也欲如伍被

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
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
發淮南

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
八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

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

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
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

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

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

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
江夏陽業

愛其上當執義以
力爭不當遁詞以
中變被論吳楚之
得失援引秦漢之
與區其論甚正若
執此不變安知淮
南之心必有所忌
而不致發被乃轉
為必不得已之論
既欲詐為丞相御
史書徒豪傑以激
民怨又詐為詔獄
書逮諸侯太子及
幸臣以懼諸侯與
前之說直為一人
被誅宜哉故著之
以為人臣之戒

蘇林曰下雒縣名○索隱曰
雒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
口北流出大江者 彊
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
也會稽蘇州也 南通
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
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
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
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
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
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
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
時發怒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 即許太子太子即
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
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
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處此實九思而未
得其當也卒之甘
於惡黨者其俠士
之肝腸與惜哉

王蓋曰按淮南王
逆節萌于田蚡無
將誅意蚡可謂將
者也
○焦竑曰漢制凡
吏初除皆曰試守
滿歲為真始給全
俸今所謂比即初
試之吏與為真之
吏相等者也非謂
真二百石及秩比
二百石之說
王蓋曰本只是非
更反用他字奇甚
○徐中行曰余讀

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
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
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至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索肄習也音異 趙
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
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
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
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
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
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真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
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
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
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
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
年元符元年十月死 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

史見淮南以反誅及讀小山淮南之篇與八公之咏又見為鳴天上犬吠雲中淮南以仙去也二家所載不同不能無疑說者與漢武求仙索淮南鴻寶之書而不得故誅之然神仙以此脫去凡胎耳實未嘗得而誅之也審如是伍被其囚死哉

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謀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

按此連下數欲字揣摩王后隱情曲盡

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待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

王韋曰望如是三
字提掇此一段甚
有綱領并其心事
且暴白矣

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
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
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
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軺車鏃矢徐廣曰軺
車戰車也
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救
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
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
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
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
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
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
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索隱曰贏音
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軺車鏃矢與
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贏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贏以淮南事
繫王聞爽使白贏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

凌約言曰此傳起
處先以王后諸妃
及男女摠叙于前
末後復以王后諸
妃及男女等結之
可謂首尾相應
增趙恒曰引詩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
淮南衡山之封國
太大而親戎狄以
致亂結之以荆楚

不道棄市罪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
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間律先自告除
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
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
遣中尉安索隱曰案漢書
表司馬安也太行息索隱曰案漢
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
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
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到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
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
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
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
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亾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

引詩之意相應
按圖誌云荆警
也軫星散為荆
州分爲楚國陽
盛物故氣極急
後服无道先強
太史公論淮南
衡山謀爲叛逆
而歸之荆楚俗
薄儻勇輕悍蓋
有所本云

笑此非獨玉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儻勇輕
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輟車
致禍于栗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詞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終

巖谷 修
岡千仞
石川鴻漸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法
循理之吏也

趙恒曰法今爲
文刑罰爲武奉職
循理四字乃太史
循吏之本旨
按雜事篇云楚
莊王罷朝而晏
樊姬問其故王
曰今日與賢相
語不知晏姬曰
賢相爲誰王曰
虞丘子姬曰虞
丘子爲相數十
年未嘗進一賢
安得爲賢王以
姬之言告虞丘
子虞丘子於是
辭位而進孫叔
敖楚卒以伯樊
姬有力焉
王維楨曰無他異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
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後
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
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
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
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
以水徐廣曰乘多水
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
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
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
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 鳳文 官 載

政者便民者行之
朱應登曰孫叔敖
弛庫車之令而高
其相者示之行也
西門豹罷河伯之
聘而鑿其渠者示
之好也
輔方苞曰循吏獨
舉五人傷漢事也
孫叔順民所欲而
不教而從化以視
猾賊任威使吏輕
重足一跡而益輕
犯法者何如哉子
產既死而有遺愛
以視張湯死而民
不思王溫舒同時
五族而衆以為宜
者人何如公儀子
使食祿者不得與
民爭利以視置平
準籠鹽鐵告緡以
巧奪於民者何如
石奢李離以死守
法以視用愛憎權

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
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車也音婢王以為庫車不便
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
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曰梱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
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
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
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
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華我廬
江陵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
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
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
君之時以所愛徐執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
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執作相之事抑別有
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
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
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
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買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
其貴賤不豫定價

法視上意為輕重
者何如史公蓋欲
循吏而先列古
循吏以為標準故
序曰奉職循理亦
足為治何必嚴哉
然酷吏恣睢實由
武帝修心不能自
克而倚以集事故
曰身修者未嘗亂
也
輔方苞曰子產事
具左傳故略舉其
成功
凌約言曰將叙鄭
子產之賢先以國
亂起案
輔方苞曰言索償
一定無猶豫之虛
辭也
按韓詩外傳云
子產之治鄭一
年而負罰之過
省二年而刑殺
之罪凶三年而
庫无拘人故民

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
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
鄭城外大家是也○索隱
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
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袂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
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
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
不受也食如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
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
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毀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
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歸之如水就下
愛之如孝子敬
父母子產病將
死國人皆呼嗟
曰誰可使代子
產死者乎及其
不免死也士大
夫哭之于朝商
賈哭之于市農
夫哭之于野哭
子產者皆如喪
父母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
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受令自刎而死

高策一本作高
策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

按韓詩外傳云
此明于魚為已
者也故老子曰
後其身而身先
非以其無私私
故能成其私詩
曰思無邪此之
謂也

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
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
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

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
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子旬時是也

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

何孟春曰追殺入
者乃其父也奢何
不與之而俱囚不

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

然不返言于庭而
父殺人之惡不聞
于人亦得所以為
父隱之道矣乃持
區區之信以伏斧
鑕而博司直之譽
可哀矣哉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

邴實曰君子之論
奢嘗謂竊負而逃
舜為天子然且可
為而奢獨不可乎
雖然下舜一等則
奢其庶幾矣

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

揚慎曰新序亦載
此事文采更縟當
參觀

晉文以正國法

曾王世貞曰余少
習太史公書固奇
之至諸傳滑稽貨
殖游俠甚猥瑣入
賴也乃獨不載循
吏而傳中所載奢
寡數人耳河南守
吳公治行為天下
第一固嘗若賈生
矣史不能舉吳公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民史述焉叔孫
鄭產自昔稱賢拔葵利叔父非慝幸離伏劍為法而然

循吏列傳

鳳文館藏

以明之皆傳中品
目也
黃震曰汲黯以純
剛至正之氣卓出
漢庭之右自天子
以下皆嚴憚之言
雖不用漢鼎之增
重亦多矣子曰根
也慾焉得剛黯庶
幾無慾者歟
董份曰助能發黯
之為人亦知人矣
崔說曰漢武帝雄
才大略智臣漢士
或以優畜或以頤
使一犯禁戒刑辟
無少假借獨以嚴
憚黯不冠不敢見
嘆其為社稷臣准
南王視漢廷公卿
獨憚長孺藏邪謀
而不敢發斯亦近
于已正物正者歟
楊慎曰將言望見
黯避帷中故先從
衛青弘常日見時

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
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
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
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
為孝王將素仇直
○索隱曰傳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
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以
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
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
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
施仁義也應犯主顏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
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索隱曰戆意也
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
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
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

說來如此則前所
謂尊卑後所謂封
侯皆有不足道矣
殆狂以為直破析
苛碎須要如己意
自為功耳
謂方也曰非苦就
行謂明知所行之
非而故為艱苦以
成之如湯為三公
而家產不過五百
金及造諸諸公不
避寒暑具也故析
就功謂析言破律
以就其功如湯與
鐵出告繒令皆是
也
余有丁曰按謂湯
恣行苛刻而又致
析舊制以成其事
功即所謂紛更之
說也
楊慎曰其言深文
巧詆至以勝為功

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
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
為請告徐廣曰最
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
踰人索隱曰踰音度索漢書
作踰音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
黯近之矣入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則音側謂牀邊踞牀視
之云溷廁也廁牀邊側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
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
帳置兵關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
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
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
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
紛亂也公以此無
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
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

何其深切痛至非
老成閱歷側恒周
謹不能為此言也
班史去之非是
唐順之曰捐田蚡
捐大將軍作兩處
叙
揚慎曰大將軍有
捐客反不重耶句
甚高簡大將軍又
高過于平生句有
味
董份曰黯以質直
責大體持朝廷議
則可至以已官職
而望君上毀人之
進則粗矣故史著
其福心而漢武亦
得識其不學也
按文子云虛無
因循學後而不
先辟若積薪燎
後者處上汲長
孺學黃老之言
故引而用之耳
神方苞曰篇首稱

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時
乘上聞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
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
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
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
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
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
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尤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
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捐
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
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
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

黯好學正與此語
反對以黯為無學
故以儒術尊公孫
宏也

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
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
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
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

光緒曰按臣刑
云上下比罪言
於法刑條則上
比重罪下比輕
罪上下相比觀
其所犯當與誰
同然後定法如
今律死明文則
許刑例也然當
上下比罪之時
吏多因緣為奸
差錯安比如長
安賈人與渾邪
王市者坐當死
者五百餘人此
則以不可行之
法而強比附者
也不有汲長孺
直言民安措足
哉長孺之言曰
愚民安所知市
賈長安中物而

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賈馬索隱曰賈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
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
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事夷狄之入乎上默然及渾
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如淳曰黃
門殿中有高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
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
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文吏以為關出財物于邊關者，此則不易之論。余有丁曰：上默然者，屢矣。黜亦危矣。按考要云：漢書更其文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病甚皆非也。若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此與太史公語同。王維楨曰：帝正不欲黜在內，乃自請按論衡云：淮陽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關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關，邊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關。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

簿籍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簣，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劉辰翁曰：因黯故生安，因安故又及段宏，可謂展轉甚不切者。及言衛人然後一時出處，有可嘆者。又與傳第一語有寵于古之衛君者相發云。茅坤曰：鄭君者豈其節義之士耶？惜乎太史公不能自勒為一傳。朱翌曰：漢高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之豁達大度。鄭君曾事籍，獨不奉詔，可謂賢矣。乃逐之，至斬丁公，則曰使人臣毋效丁公何也。茅坤曰：鄭莊與汲

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相秩，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客發。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右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

增補史記 平本 卷之三十一 汲黯列傳 四

長孺性行不相似
獨其好黃老處回
凌約言曰其慕
長者如恐不見曰
其游知交皆其大
父行曰客无留門
以貴下人曰候上
之間說未嘗不言
天下之長者曰推
較士及官屬丞史
太史公宛轉摹寫
而鄭莊之好賢樂
善具見矣
光緒曰余讀史
至鄭君守楚節
獨不肯為漢王
名籍其事抑何
偉烈也其子當
時以才語顯位
九卿乃日置朝
馬請謝客在朝
承意不敢甚引
當否又何靡也
茅坤曰好揚士類
亦其生平得力處

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厄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瑣曰諸郊謂長安四面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及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

楊慎曰有味其言之正在之字謂常引以為賢于己之言一本下鄭莊屬上句讀
按行千里不齋糧其所與者眾也
按就謂愛顧貨而載運也言莊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
茅坤曰司馬安與汲黯為姑姊兄弟獨不為鄭莊地何耶
茅坤曰此兩人行旨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廢也賓客並落故太史合為一傳以摹寫之
楊慎曰因當時憐汲黯上有廉字故下面說家貧家貧而後賓客落此兩

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屬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齋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駟案音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率較任儻也瓊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儻音即儻反率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者貴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連負也率較字亦作馱推推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馱也此云率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率較也多連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見莊之賢石六七八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邳○索隱曰邳音主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

人皆居郡卒卒時
復皆無餘財漢書
何誤也
王整曰太史公感
慨之言其深情從
朋友不救腐刑申
來

徐中行曰子長
之作史記列傳也
以實生續屈平之
後而附三騶田駢
之屬於孟軻雖年
代遠邈人品不同
然有深意焉第以
汲黯與鄭莊同贊
則予所不解說者
謂長孺仇直不能
容人之過當時好
客能推人之賢夫
樂善疾不善一途
也遷合而贊之似
矣予則以為黯之
疾惡古遺直也莊
之推賢好名之人
也合而贊之遷亦
淺淺乎知黯者也

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雋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
興歎仇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然
揚憤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
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
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
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
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
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
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者
黃震曰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
闈補過拾遺切直忠盡漢庭第一帝稍聽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鄭莊委曲禮下雖
少鯁諫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財
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終
巖谷修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
古文宜明舊藝成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者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
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
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閱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
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
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
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
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
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
焉徐廣曰錄
一作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
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
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

王維楨曰文學興
廢世代沿革此文
備之看他叙數千
百年事略元參漏
金履祥曰首以讀
功令廣厲學官之
路而發嘆蓋嘆六
藝之廢而與之難
也六藝與于孔子
至秦而廢漢興之
初尚未能復至武
帝尚儒學招文學
之士而公孫弘能
承輔以興之于是
備載其請著功令
所以廣厲學官之
路者于末應篇首
發揮文字有照應
按首叙孔子刪
詩書作春秋以

儒宗也。趙恒曰序論大意孔子與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明禮樂作春秋皆先王之也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云云為王者師孔子之教也並爭於戰國焚坑於秦賴齊魯之士而竟存黃老刑名於漢得齊魯而後傳至公孫弘以春秋白衣云云而後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為學官則悼道之興廢而請于朝著為功令而後天下吏士多文學公孫弘齊人也謂齊魯之閑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豈虛哉

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內五里有澹臺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河東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恐儒鄉溫湯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蜜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備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

子皆世所傳也。外此則隱而不見者。李廷機曰。觀儒林以孔子陳涉為言。則知列二人于世家。史遷之特筆也。其意自春秋以來。夫子維持王道之志不遂。不極乎涉不止也。邵寶曰。諸儒從陳涉者。使其不死。其從叔孫通乎。涉且從矣。況高祖之召。其有不從乎。當時兩生獨安在哉。前不從甲後不從通。非有定見其何以與于斯。劉子翬曰。孔甲誠怨秦而思與憤者。然使甲知涉不滿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為臣與之俱死。在搢紳先生豈細事哉。蓋

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太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允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及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正義曰。申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

甲之知不明不知
勝之不足與也若
知其必亡徒以怨
秦與之俱死此特
匹夫之發憤耳曷
足貴哉
按自此以下叙
文學自漢始興
註討漢書註作
伐

柯維騏曰按漢武
初鄉儒術招賢良
趙絳王臧等以文
學為公卿欲議古
創制會實太后不
好儒術致絳臧于
法諸所與為皆廢
後數年寧太后崩
始復徵文學之士
而公孫弘以布衣
位至通侯使弘與
絳臧易時而住其
福禍相遠矣故曰
遇不遇者時也
楊慎曰太史公平
準書云公孫弘以

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
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母音無胡
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賈太后崩武安侯
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
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
史言正義曰自此以下
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惑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
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
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
表孔臧也博
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
殷曰

序正義曰序舒
也言舒禮教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
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
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
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

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
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
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
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

所部之郡
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
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
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
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
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

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素隱曰謂詔書文章雅
正訓辭深厚也
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
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
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
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

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
為左馮翊右扶風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

春秋之義編臣下
取漢相自序云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
為天子三公屢書
不一書皆及辭見
意深歎夫儒效不
白于天下而文奸
飾詐為經術之羞
也

按韓信死行不
得推擇為更主
父偃學從橫諸
儒排擠不容李
陵降匈奴隴西
士大夫以為愧
秦漢之後鄉黨
清議猶嚴是以
禮官勸學則曰
崇鄉里之化也
謂方苞曰制所下
二事令禮官勸學
講義所聞使皆協
洽與禮以為天下
先如改制度易服
色是也宏議古者
政教未洽不備其

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
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
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
令侘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
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
宮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後詩○正義曰括地志云洋官在
兖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洋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璧雍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
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

申公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
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
作詩傳但教授有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

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

受詩申公縮為御史大夫縮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

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徐廣曰馬車天子問治亂之事申

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

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

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
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
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
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
守傳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
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
音公救及

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
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 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
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

禮對此益言禮之
未易與也太常議
與博士弟子與鄉
里之化以廣賢才
欲士興學也宏議
為博士置弟子郡
國縣道上秀民對
此

獨疏六藝門戶此
其不知學之故也
古八云漢儒傳經
而經于此亦可

矣以經為藝始於
宏侮聖人之言莫
甚於此太史公云
中國言六藝折衷
於夫子又曰學者
載籍極博猶考信
於六藝蓋猶時人
所稱而未之察耳
按師古云言治
禮掌故之官以
有文學習禮義
而為之又所以
遷擢留滯之人
補方苞曰凡吏百
石能通一藝者得
與太常高第秩比
二百石者並補左
右內史大行卒史
也大行亦禮官
茅坤曰太史傳儒
林不採道德之士
及其說經者之旨

其不知學之故也
古八云漢儒傳經
而經于此亦可

概見矣。揚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靡也。靡，木也。胥靡，木也。微賤之人，腐刑無嫌。揚慎曰：六藝以經稱始於禮記，經解再見于史武帝嘗用儒生以趙綰之若三聘申公而力行一言卒不用，以免竊姓武帝于公聘之，專而去之，之暴也。然公之失蓋有四焉：不知武帝之非真好儒而就之，是不明也。假趙綰以爲重而輕受其責，是不義也。承天子顧問徒以一言折其衝而無委曲告諭之法，是失言也。既舍魯邸而因循

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伐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爲毒也。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

不去是不斷也。噫！者儒碩德如公而顧失此乎？王整曰：黃生之論終非。披六韜云：冠雖弊，禮加之于首，履雖新，法踐之于地，韓非子亦云：冠雖弊，必戴之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意皆倣此。按師古云：家人言，謹隸之屬。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晉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罪非也。儒書于律，今刑名家何得以律今比之。

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齊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頭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問行備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符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二公

論文以家字為句

按註河圖疑當作何圖

茅坤曰以容為禮禮之區也太史公獨擊而著之

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歟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雙古案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

按師古云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

曰家商姓瞿名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野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野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野音寒疵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二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

吳寬曰董仲舒胡母生瑕丘江生三傳皆引入公孫弘何也弘之治春秋不如三子三子皆不顯而弘位至公卿史氏亦微致不平之意云爾師方能謂諸老董子則能明於其義故表而出之

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一作茶亦音舒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母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太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

按通一作遂與
通同謂名位成
達者

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今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繪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道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

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不斂不除則其未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

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

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漢書首義曰觚方也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珣為璞也晉灼云凋弊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璞也網漏

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大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略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倪思曰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今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姦偽萌起上下相道即謂起上下相道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偷少頃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比屬河東郡到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莊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

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

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

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

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閻氏漢書音義曰閻音間小兒痲病也○索隱曰荀悅書音開郅氏劉氏音並同也宗人

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

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髒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

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

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全貴倨也而都

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

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

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

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

太守而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

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偶人象象象偶即偶也

乃竟中都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

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

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

增補史記平本卷之二十一 酷吏列傳 二 鳳文官

言

按太史公將叙

都獨先嚴酷而

必先之以是時

民朴畏罪自重

句所以深著其

失也然都自稱

死節官下及居

邊終其身匈奴

不敢近雁門關

則都文酷吏中

之賢者矣

按太史公傳十

吏相效為酷處

首曰獨先嚴酷

而次則曰治效

郅都曰治類成

由等曰治酷于

禹曰治放郅都

曰聲甚于寧成

曰治放尹齊曰

盡放溫舒曰治

與官相放曰治

大放張湯曰暴

酷甚于溫舒節

節血脈聯絡總

只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鄧都尉
 護景帝受百金之
 賜不私臨江加谷
 之也愛而賞焉似
 也惡而死焉何哉
 按太史公傳鄧
 都尉人插人中
 間傳言成爲人
 却提撥在官隨
 題變化不約定
 格
 按爲人小吏四
 句從郡守畏如
 太府變來
 補方苞曰成周
 陽由之前不過吏
 之治酷而已趙禹
 張湯而後則朝廷
 之用法益刻由上
 以爲能而丞相宏
 數稱其美也
 按實成不特廉
 非知郡即其歸
 家數語視郡自

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一年更名都尉若周而鄧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鄧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鄧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其治效鄧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喘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乃嘗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買陂田千餘頃反世賈餘也又音發買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

稱之詞文遠甚矣乃以並列酷吏則都完哉倪思曰成傳皆完事實空自形容欲盡得其爲人按爲守視都尉數句又從爲小吏陵其長吏變來
 王應麟曰黯之正直所謂仁者之勇也謂之怯可乎周陽由峻勢之靡耳其可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田疇俱是營幕接翼也
 王應曰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匹類小人豈遠之非畏之也異日勝屠不堪其侵權

日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任爲郎。索隱曰宗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今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忤。漢書音義曰以文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載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聲也言一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人均茵賦也謂下之也馮音徒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潁人。徐廣曰屬扶風音曰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郿國後穆所封漢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

遂與之角卒併就
蔡玉石俱碎良可
恨夫
余有丁曰於此又
見條侯之長者直
宰相之言也
按師古云傳謂
傳逮若今之追
送赴對也爰易
也以文書易其
口辭訊考問也
鞫窮也謂窮覆
之論報謂上論
之而獲報也
劉辰翁曰亦其天
資偏得之非學力
可至使无功業則
幼鼠而已
趙禹共定律令而
及其交驩因交驩
而及其為人以其
後湯敗天子使禹
責之因以為章法
也故不與禹書連
書而入湯傳

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
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
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
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言
鞫論報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
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
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人考責之故曰傳爰書也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

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
具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
帝始立而封為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湯交
周陽侯

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
茂陵尉治方中漢書寧成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王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
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

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

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此下湯禹合敘已而趙禹

遷為中尉徒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
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

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
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

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

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
古義索隱曰傳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

決法廷尉絜令韋昭曰在板絜○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揚主之

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奏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
如上文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 曰固為臣

按无害者猶言
莫能破也
濼約言曰諸酷吏
之遷秩皆曰上以
為能詞婉而意深
矣
茅坤曰慕為趙禹
張湯兩人共事而
兩人各自結局處
極工
余有丁曰見文法
輒取句最見老吏
手段
補方苞曰言見獄
辭與文法應輒取
之而不覆按其事
以求官屬陰罪也
上所

按陽浮慕之即
贊所謂知陰陽
茅坤曰請博士第
子補廷尉史是湯
巧于媚上處
按自上方向文
學至往往釋湯
所言皆湯多詐

舞智以御人處
所謂知陰陽人
主與俱上下者
也
唐順之曰此下章
法皆整
董份曰美惡具見
故為實錄
漢書蘇註無主
字
按漢書開作問
屬下句讀師古
云問謂非當朝
奏者
按所治四句從
上所愛者數句
變來
倪思曰自亭疑法
即奏事所治即上
意即豪即下戶截
截如老吏
按往往釋湯句
即贊所謂人主
與俱上下
余有丁曰湯目為
刻深而導上以寬

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非常釋聞徐廣曰詔

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

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

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

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

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

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

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

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

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

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

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

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首

用日晏天子恣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參天下事皆決於湯白

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

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

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

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

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

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

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心望極其形容

之文曰有卻曰

曰怨之曰患之

責湯曰傷湯曰

大史公寓意深矣

則其言必多可意

重天子至為忘食

按太史公連曰

釋正是他無文處

閑如霖曰獨載上

所欲釋亦爭二人

卒死他事可知

茅瓚曰所排大臣

謂時雖大臣決獄

亦為所排難也漢

書多巧字非

按兵興賦重民

窮奸生此用酷

吏之由也一篇

根原在此發之

按告緡解見平

準書

鉏一本作鋤

凌約言曰每朝奏

重天子至為忘食

則其言必多可意

比為下文大十
果以湯懷詐使
使責湯張本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人盜乎

楊慎曰只一狄山
寫得情狀迫切可
想至斬山頭去痛
快未必匈奴之為
也故曰自此群臣
震懼筆意洋洋矣
凌約言曰太史公
從容叙及于田甲
而湯愈無所容矣
唐順之曰此漢書
趙京兆魏丞相本
子也

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隘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

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利交結上主

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悉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

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

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

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

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

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

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

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

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

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

其弟第較導官如淳曰太官之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

其弟第較導官如淳曰太官之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

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

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

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

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

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

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

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

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

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丞相患之

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丞相患之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

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

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

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

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

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

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

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

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

按師古云導權也
也以主釋米故
曰導官時或以
諸獄皆滿故權
寄在此署擊之
非本獄所也

董份曰湯念者亦
佯念也始約而至
主前即反此湯詐
故態然亦用以此

王維楨曰前云湯
為御史大夫七歲
敗中云窮竟其事
未奏末云長史皆
害湯欲陷之此三
節者皆敘事起伏
血脉

按以下叙三長
史欲陷之故甚

有條理 茅瓚曰助使人言 買臣本不切只欲 見買臣所以德助 者本讀春秋而以 楚詞幸則皆助力 也至淮南獄事安 得不甚恨其不切 中有深意在 按長短句與上 讀春秋句皆謂 深文勝湯者 按至此又合三 長史陷湯計言 之與前又相照 余有丁曰湯使謁 居告文上疑言變 蹤跡湯乃詐驚故 至此上輒以買人 先知語詰湯即湯 以文故人語疑之 也湯曰固宜有尤 有恨意安得不激 上之憾哉 按師古云八輩 簿書謂以文簿

牀上承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句踐滅吳楚威王滅 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士 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 義曰長 短術與於六國時行長入 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 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 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 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責君今欲劾 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曰言湯 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 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 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 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 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 責湯蘇林曰簿宣呈 簿之簿悉責也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 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 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

次第一責之 余有丁曰即此所 夷滅幾何人一句 湯又何說故曰何 不知分又曰何對 簿為 許應元曰禹平日 不覆案故曰何多 以對簿為 茅坤曰禹讓湯是 矣其自謂如何 按張湯死而其 母令無厚葬斯 言似聞道者焉 知其非為湯計 特欲感激君心 以快怨哉不然 何湯之毒酷母 曾不能切責于 平時而及其自 殺始為是忠怨 之言也抑或救 正之弗聽徒戮 辱以遺親心憂 故戒昆弟諸子 而痛絕之歟此

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 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 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 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 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 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 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徒為燕相 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 剽音快 一云剽劫人音數妙反 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 姁音孟康音詡 以醫幸王太后王太 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 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 煦縱姊名也 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安帝補上黨郡 中之令吏失其縣名

皆不可知者
黃份曰非高平也
乃後來益急及名
為高平耳
茅璠曰禹酷急而
名為平所謂狼而
羊也
增茅坤曰幸而改
行得以壽終
按師古云少蘊
藉者無所合容
也
茅坤曰寧成事不
入本傳而以附入
縱傳以容形主也
唐順之曰此
段最奇先說寧成
之威然後說縱能
制威猶先說鄧都
之威然後說成能
凌都也
黃份曰弘邊寧成
抑下式亦知大體
者但不能持諫故
史惡之耳
增方苞曰義縱守

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愷縣無通事
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
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修成王太后之女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
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
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寧成家居
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
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
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關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
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
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
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一南陽吏民重定一迹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
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

南陽寧成奔囚而
其迹終焉故敘列
於此
茅坤曰寧成為酷
吏而縱復破寧成
之家可為一咲
牙爪一本作爪
劉辰翁曰晉之獨
民今長縱之嚴反
為更耳且助治公
務以自效
楊慎曰曰重定一
跡曰不寒而栗曰
鷹擊毛摯形容至
骨矣
倪思曰取為小治
奸益不勝極見酷
吏之無益人心不
服今日小定明日
即不可行此而誅
之亦不勝也
按漢書以閻奉
為人名因惡而
見用見時政尚
刻急也

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比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加罪
也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
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鷲鳥將後會五銖錢白
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
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
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
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
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
賺之至冬徐廣曰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入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
出等入有不以錢賺音街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求天
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
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

徐中行曰按縱為內史道不治上官桀為鳳令馬瘦罪等也乃桀對曰聖體不安臣意不在馬帝喜而超用之縱卒以此起上怒而銜之至棄市帝何察於縱而昏於桀哉縱蓋不及桀之夜黠也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推殺人而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白罪弗法即有避因其重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少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劫郡國梨來索隱曰梨音律律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

使之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中旨自決而王溫舒義縱之徒出至其私馬為驛上書族捕郡人千餘家不日報可流血殷數十里而日就就猶且恨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墮旌擢漢德抑何短也自非乾也毒螫人苟有生理者亦何可快意而屢剪之烏在為民牧哉唐順之曰野無犬吠之盜此道不拾遺變文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案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在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

齊王溫舒及末篇盜賊滋多之故太史公重在傳酷吏不為僕傳也

按兩言溫舒為入却入在第二

次作中尉中尉楊僕傳見之文之變化不測類如此

王整曰蒙惠吏變為方略吏矣

補方苞曰史當作使

按即無勢數句又從快所欲非

法變來董份曰意者言以

大熏逼也今人于孤鼠穴亦嘗火攻

之溫舒不能即禽有勢之家故巧詆

下戶而熏逼大豪使之知懼耳

楊慎曰上疊無勢而有勢者復出才

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無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免為無人

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昏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

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劾徐廣曰音頃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劾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

購告言姦置柏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也落皆置長也

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

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索隱曰索隱曰案惠猶重炙之謂下戶

巧詆下戶之猾以君大豪索隱曰案惠猶重炙之謂下戶其治中

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

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

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

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二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入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此情理畢達服中以下猾而大猾乃為用文字之纖密

眼目之歷落如此王慎中曰總敘酷

吏之自禍并禍家國為戒深矣

唐順之曰叙酷吏死事皆詳

茅坤曰溫舒獨酷故其受過亦獨慘

按前敘湯處言用酷吏之由此

敘舒處言用酷吏之害

補方苞曰齊與溫舒相代為中尉而

死又相次故牽連以書減宣傳宣之

出最早而繫於篇終其死後也

楊慎曰尸已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

家潛逃歸葬其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義

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

尉事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

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買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

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

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

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康所誅滅淮陽

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已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欲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溫

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

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

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

尉殺一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

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

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

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囚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景帝曰沈命法也命亡逃也

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

避法焉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

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厩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厩屬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

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溫

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註鄙下一本無令字

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信凶藏上林中宣使郡令

格殺信正義曰郡國志云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索隱曰杜衍地名也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索邊失囚類文

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

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法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

按上所欲擠數句即湯傳上意所欲罪所欲釋兩端

增袁黃曰按荀卿論法後王杜周云

楊慎曰相編即相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一 酷吏列傳 十一 鳳文館藏

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

益多矣一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孟康曰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答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入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白

劉辰翁曰酷吏十人

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誅以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誅者盡至也以

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

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

且不至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些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都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都都佞直引

是北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

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

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漫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

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

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此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

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

檀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

河東褚廣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煨鷲索隱曰煨音煨蛇鷲音至

水衡閭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止奸偽斷熾慘酷爰始孔獸揚威蒼鷹節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

不狂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怨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殆古之剛而無虐怒

矣太史公以都都首酷吏豈善善惡惡之義哉管仲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

黃震曰都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顧

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于文景

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

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罷成以陰劾之資而劾之自罷成趙由之後秉多事

自湯誰不能者補方苞曰禹湯尚能廉而周則家皆累巨萬矣都都尚能死節官下不顧妻子而周且為子孫營窟矣故以是終篇

余有丁曰人主與俱上下謂與入主俱上下也倒用便

楊慎曰大史公謂張禹死而民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方雪其酷吏之名異乎大史公之直筆

茅坤曰予讀酷吏傳諸所刻錄吏民蓋不減洪水之災與秦特一間耳而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死其且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三十一 鳳文館 藏

而仇家為燬其尸
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份曰前引孔子
老氏發端見上德
薄刑酷吏必不可
為矣而贊語又表
著酷吏之長正所
謂不隱惡不沒善
而首尾相應不露
子詞讀者自得耳
一本無下之杜
周者二字

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時相率比效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推所自
來誰實助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
乃爾愚故謂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
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
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其
便亦有取焉宋則悼其人無有自脫于刑戮其贊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則當
時之吏也何
庸酷也哉
○盧璘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十八人張湯杜周在焉至班固為傳乃不入此二人劉元
城謂湯之後安世為相世多賢者至光武有名絕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其
并貸杜周者杜周者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揭豈為信史
元城又謂遷敘臣忠固教子孝教忠孝恐亦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
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任其酷亦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或
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負以小吏至三公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仕一馬不全死之
日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酷也以貪貸
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者羞其貪故削其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大宛列傳第六十二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
斯蓋並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
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
張騫多自
為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
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之而下敘騫事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
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
人而諸國中惟運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囚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
局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
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
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
宛國○索隱曰宛
音苑又於袁反
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
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
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音支涼甘肅
瓜涉等州本月氏國之

董份曰此傳決非
褚先生所能撰次
王鑿曰突然起須
如此妙妙
補方苞曰漢伐大
宛在張騫死後而

此篇前幅乃通西地漢書云本居敦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楛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北諸國事非此二煌所連聞是也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著其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

中索隱曰更經也首美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

甘父俱出隴西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其姓號經匈奴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

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

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道首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西北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祭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焉

按導驛一亭觀後書烏孫發導驛送騫過則此驛亦當作譯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註以為君者非又曰陳湯傳言邦支失國而奔康居與月氏居大夏同

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

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不得其要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為疏者留歲餘還竝南山正義曰竝白浪反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竝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

入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

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功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三十三 大宛列傳 二 鳳文官藏

麥有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馬汗血其先天

馬子也漢書正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

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

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

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去玉門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真山海經云河出崑崙

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徐廣曰不隨畜與匈奴同俗控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隨畜與匈奴同俗控

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

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宛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

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

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

居焉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

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

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及為匈奴所敗乃遠

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焉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

補方苞曰為漢使窮河源張本也

註此語出西域傳

勞所得馬僅數千匹亦奚貴其善且多哉

之財賦皆消耗于燄煌往復間矣及積數歲之

多善馬而漢家

按自驚言大宛

如掌

苑歸所指畫傷諸

國而下以次分別

茅坤曰審既從大

評點

臣服于匈奴

董份曰故舊也嘗

董份曰蓋乃北海者因去中國遠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

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天

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山離西條枝國臨焉水土著以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

王面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

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焉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芻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

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焉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

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音也何愷音慢

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芻行以

為書記漢書曰漢書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

其西則條

枝北有奄蔡黎軒

正義曰上方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卑鞞

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流而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未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

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礎五色水精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

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烏海中斯調州上有水冬月往

剝取其皮積以為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

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

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積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

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為重屋

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千里一亭二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

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

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其膺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膺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

董份曰西北少暑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

濕故特著其異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饒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

索隱曰漢書作黎生續漢書一名大秦二國並臨西海後

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戈以還

莫有至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瓊

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

糞和帝永元十二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

鳥鴉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糞

人眾甚多往往

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

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斷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鈔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在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南西北中央天竺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天國隸屬凡二十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象是象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樹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榜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園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騫曰臣在在此上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制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騫曰臣在

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正義曰印都印山出此竹因名印竹問曰安得此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

唐順之曰以上如基盤以下如著基大夏鳥孫事皆借騫言敘之

茅坤曰此以下敘張騫通大夏西北諸國始末

按此太史公挑剔武帝主意可謂推見至隱矣

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河水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定徑如淳曰或曰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捷為正義曰捷其連反捷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驂出冉出徙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戎州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二千里其北方閉氏侏服虔曰皆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侏縣屬越雋音豚案南越破後倭侏侏都為沈黎郡又有定侏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侏曰荷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

閉焉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

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

求大夏道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

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

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

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入多而騫後期

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

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北南山至鹽澤空

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

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

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

按自騫既失侯至遺之他國一段與上天子既聞大宛一段暗相應蓋前推武帝好大喜功

按西城漢書作西邊是

按以上叙騫通大夏一茅坤曰陡然入此為打斷匈奴右臂

之心故欣然以騫言為然遣使四出後原張騫失位快遂致逢君之欲而拜中郎將君臣病根總來只一會字為累使貽國家無窮之戚如是大史公若隱而不發其意了

而昆莫生棄於野烏曠肉蜚其上徐廣曰讀曠與街同酷吏傳義從下

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

莫收養其民攻芴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

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

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

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

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

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一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

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

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

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

按此敘昆莫所不敢專約

補方苞曰大宛之跡見自騫使月氏且兵端起於使西北國者種宛多善馬故用此為關鍵

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主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疆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卒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扞采及諸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楊慎曰鑿空平空高險也唐地理志開山洞置珍州鑿空文言之開洞實言之也

按此騫死以後

補方苞曰此篇前半記通使西北國後半記以通使起兵端而終於戎宛故因烏孫獻馬預入後得宛馬以為中間之樞紐而通烏孫乃塞本謀故特書自博望侯死後與篇首相映然後首尾脈絡一綫按烏孫獻馬願得尚翁王如騫約也

王登曰此段錯綜茅瓚曰使外國者每一輩不下數百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索隱曰索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駟余漢書首義曰發易書以上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金居以西徐廣曰屬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

人而又率一歲中使十餘或五六輩又必八九歲或數歲而後還焉張壽之貽禍甚哉太史公委曲詳敘意可鑒見矣

按此傳屢書終莫能通竟莫能通而壽之欺妄帝之愚陋可鑒見矣

董份曰武帝雖窮武然善駕馭但聖王待夷狄不如是耳

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
嵩犛牦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
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犛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發之也抵
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
發二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
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
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
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
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
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
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
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
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

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

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

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姑師小國耳徐廣曰節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恢而

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

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

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

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

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數使徐廣曰為中郎將為樓蘭所苦

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

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關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

都翁王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王建女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

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八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文漢遣宗室女江

補方苞曰此見烏孫馬不重富人至有四五千匹而其王以馬千匹聘漢女未為重幣乃漢君臣廷議要以必先納聘而後遣女大辱國矣

補方苞曰使端無窮每遣齊金幣直數千萬而所得不過大鳥卵絮軒善眩入及蘇維之屬耳此與後天下醫動傳相奉伐宛而僅得善馬數千匹中馬以下二千餘匹相應天子大悅

補方苞曰見武帝侈心與前重九譯致殊俗相應

按古圖書即烏孫考略云爾雅

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一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或入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之術比是也及宛西小國驪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增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戲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各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設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

曰河出崑崙虛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淮南子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輪也朱子註離騷謂崑崙河水所出其山多玉石即崑崙山也按太史公極狀漢之富厚所以深駭之也

補方苞曰為貳師伐死當道小國不肯給食張本

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于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

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芻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入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知計也或云從行到宛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肯言矣註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茅坤曰寫漢代宛處更精神

王維楨曰壯士車

令持金驅馬入試

師城請死王馬樂

府少年行即此輩也

按師古云砂磧之中不生草木

水又鹹苦即今

燉煌西北惡磧也數有敗言每

自死也

按自此以下叙宛背漢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臨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二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入畜骸骨及馳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之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忘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

茅坤曰漢武窮兵供狀

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

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

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

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

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

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

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

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

留敦煌其夏漢人泥野之兵一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一二年趙破奴為浞稽將軍萬騎擊匈奴不遠

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

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死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

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王維楨曰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須本此著作方有原委

王維楨曰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役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牟往者八萬人入關僅萬人馬往三萬匹得入者止千餘匹此安得不怨邪註凡上二本有七字

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八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二萬餘匹驢騾橐它本傳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皆蓋以水蕩取其城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一縣以衛邊也或曰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糶給貳師正義曰適音譚張晏云吏有罪一以命二贅增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母有籍凡七科武帝大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譴出朔方也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一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

茅坤曰漢武窮兵數年所得不過如此

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二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素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未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

王維楨曰宛已破又使攻破郁成威康居功成計遂此從軍樂也

王維楨曰上邽騎士趙弟少年能斬郁成王頭後論功封新時侯此豪俠輩也

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入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第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賞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

董份曰按郁成王桀已縛送其斬之一主之力耳非戰斬功而過得封侯故明著之前云始成功最多而止為大夫桀身破郁成亦不得封

按師古云言以適過行者免其罪所犯不敘功勞余有丁曰歷敘貳師出師再及侵牟失以得馬之數賞功之次則貳師功罪漢計失得不待言而自見矣

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二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言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紕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其賜故曰紕其勞也紕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紕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曰一本無置字二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輪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

按禹本紀言即應前天子按古圖書

王應麟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

謂禹本紀者歟何孟春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

後儒曰如火把之譬蓋出此元人嘗窮河源矣殊不知本紀之所言者董份曰觀此云惡觀所謂崑崙則前云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譏之也但其詞微不易見耳

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

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為於何也瞻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冥於河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崑崙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何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闕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

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故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苟悅作放效失之矣

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故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苟悅作放效失之矣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浩蕪之矣又豈止太史公所闕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矣

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邪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望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望之遠近漸次而昏當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當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徐日月邪犬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大宛列傳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三

十三

鳳文館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有感於游俠之獨子傳曰公折其字季次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義不苟合當世
為儒墨所排擯也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居魯環堵
孫宏張湯輩其行肅二室上漏下濕獨坐而弦歌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四百餘年而弟子
事具在國史鄙瑣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此是游
何良俊曰此正是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以死生矣索隱曰而不
太史公憤激著書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處觀其言以術取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
宰相卿大夫輔翼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大公望行年夷吾桎梏百里
世主功名俱著者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
為无可言而獨有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
取於布衣之俠又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向受也言已
以虞舜甘原伊尹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賊王跼躄暴戾其
尚貴食夷吾百里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竊國者戾戾之
極枯飯牛以至孔董份曰其稱獨行君子義不苟合則

亦非退處士也蓋故為抑揚發憤而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
劉辰翁曰韓非子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
刻薄欲制人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
術使必不得聘而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本字作與
獨取俠客之義如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
其說難與孤憤至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
緩急者人之所時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
有也更自諒然叩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
原憲等蓋言其有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
何功業而志之不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
倦却借他說游俠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
之所為有過之者傷莫救發憤本意至是盡顯矣
而不見稱特其語董份曰太史公自註知必一本作
厚而意深也增補史記評水

必知 補方苞曰竊鉤者 誅喻俠客之捍文 網也竊國者戾喻 宏湯誣上殘民以 竊高位也諸侯之 門必有稱誦仁義 者譏世之人不知 宏湯之醜而稱羨 之也 余有丁曰按此即 上文嚮其利者為 有德意也索隱註 未明 補方苞曰此幾拘 學始或抱義及不 為世所取則變其 初志以為不若與 世浮沈取榮名也 曲學阿世為卑鄙 之論以情於流俗 乃與世浮沈以取 榮名之術 倪思曰韓非子由 是以學士川次憲 為人所稱太史公

只直謂為學士亦 不免類游俠無游 俠則知彼又謂次 憲與游俠比則彼 必有所同又非笑 學士拘于咫尺之 義可謂獨試不遺 餘力亦若儒者之 於游俠然俯仰悲 慨得之身世之感 無不怆傷其意 楊慎曰延陵吳李 札也必引延陵 生太史公作傳其 不名者必其顯著 者也或曰李札豈 游俠邪余曰太史 公作傳既重游俠 矣必援名人以尊 之若貨殖傳之援 子貢也子貢既入 貨殖李札獨不入 游俠乎故曰延陵 孟嘗春申平原信 陵之徒皆因王者 親屬籍子有士若

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行當 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 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 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 今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 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 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 不重味乘不過輶牛徐廣曰音唯馴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趨人之急甚 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 季布為漢

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 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 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 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 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 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 人王于眾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闚氏索隱曰闚音閉案 為鄆都所誅陳周 庸索隱曰陳國 人姓固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 梁韓無辟陽翟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鄭字穎川有 鄭縣南越傳曰鄭壯士韓十秋 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 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鄭陝音如冉反鄭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 內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 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 以內心 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 謂以命也刺 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 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 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 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

只直謂為學士亦 不免類游俠無游 俠則知彼又謂次 憲與游俠比則彼 必有所同又非笑 學士拘于咫尺之 義可謂獨試不遺 餘力亦若儒者之 於游俠然俯仰悲 慨得之身世之感 無不怆傷其意 楊慎曰延陵吳李 札也必引延陵 生太史公作傳其 不名者必其顯著 者也或曰李札豈 游俠邪余曰太史 公作傳既重游俠 矣必援名人以尊 之若貨殖傳之援 子貢也子貢既入 貨殖李札獨不入 游俠乎故曰延陵 孟嘗春申平原信 陵之徒皆因王者 親屬籍子有士若

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黃洪憲曰雜序旁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豪曰曷可少曰是為誰曰有足稱其所以取游俠者不一而足可謂婉曲倪思曰既說漸曲之俠又問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不放過要見難之難以此直至釋當世之文固與豪之徒反覆而愈明
董份曰无財而能俠見其益奇也
王世貞曰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成負氣豪餘聲足以起海內乃不為縣官出死力比滅句奴竟以俠敗子固惜且恨之周太

空發於睡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
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詳字非其任彊必灌
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詳字以翁伯之義人殺吾
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
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
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
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
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
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
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八皆當送為之一月一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怪之問其故乃解使一月也○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頻更之也又言邑王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
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
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邑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

尉得劇孟蓋若若路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存豈吳得之重以益漢抑孟故自引晦或忌之耶
楊伯吉曰更著如此冷語見孟益賢意先提于此
按師古云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
按自喜為俠即上以驅借交報仇藏命也
董份曰雖與解而不隱惡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其軍耳
劉辰翁曰以誠自歸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繪情好名若此

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聞多不聽者應前不於其功子幸而聽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
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應前厚施薄望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解多藏亡命者故喜車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人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以看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此言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軼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

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

猶今人言村舍

卷全也

按此俠而能弱

處

呂祖謙曰解果以

妙子有辜當死則

不問其人可也今

乃使人微知賊處

待其審自歸廼殺

之則先操而後縱

之使恩威出於已

耳解果以居邑不

見敬是吾德不修

則不問其人可也

今乃問其姓名脫

其跡更則欲人知

其報怨以德之美

耳此二者外若犯

而不校推其用心

則于世要譽游俠

之大不善正在此

按師古云居間

為道地和輯之

而不見許也

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入置其母家

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一里。臨晉

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

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

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

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

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

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

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

後為俠者極衆教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

趙王孫長陵高八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也

孺當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陽蓋具州

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遠遠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曹

與公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八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

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

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

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頰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傑藉藉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李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離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忌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巖谷 修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終

輒告言輒累之也。楊慎曰此籍少公又奇出于風聞感慨之義死此不名俠傳。劉辰翁曰

在文帝為英明在公孫弘為已甚吾嘗謂公孫弘深刻此語其一也。王韋曰族郭解翁伯必字之者惜之也

註公孺漢書作翁孺。註人上恐脫二之字。董份曰明游俠不與暴豪等同類以應前語。蓋上一本有所字

楊慎曰貌猶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目即古人貌榮名之義貌音墨。趙恒曰不知郭解者以為魁梧奇

增補已巳平水 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五

按此俠而不伐

處

按漢書元重待

我字是

增李德裕曰帝王

之言不在援引古

簡而當理如布衣

權數語足使邪人

破膽

陳沂曰揚榘舉解

斷頭又殺其父與

上書人尤奇少公

自殺固奇而客殺

儒生斷其舌尤奇

此所以為俠

凌約言曰傳中於

其居家及居關中

而各言其為人短

小不飲酒以見其

非強有力而使酒

者且非徒容貌動

人者也。按所過

在文帝為英明在

註公孺漢書作翁

楊慎曰貌猶頂

偉人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云云不足採者所謂人貌也然天下無賢不肖云云引以為多所謂榮名也言人貌無異而榮名為無窮也嗚呼惜哉為公孫弘議族解而發嘆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grid.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

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

也崇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孺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

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說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鵝鵝貝帶漢書音義曰鵝鵝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鵝鵝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鵝鵝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鵝鵝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粉索隱曰傅音付

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

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

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

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

茅坤曰佞幸傳無深旨獨其並以諫區之禍處可為愴神
楊慎曰樊噲傳高帝枕一宦者而臥豈即籍孺又曰籍孺閔孺皆稱孺恐非名疑佞幸者之稱孺之為言少也
增班固序曰漢魏秦制置中常侍官皆銀珥左貂給事殿省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至於孝武亦愛幸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自是以後委用漸大手握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 一 鳳文館藏

王爵曰卿天憲非
復披庭永巷之職
舉動回山海呼吸
變帝露阿旨曲求
則光寵三族直情
千意則參夷五宗
漢之紀綱大亂矣
註頭郎下有索
隱曰濯音棹遲
教反九字
楊慎曰髮衣之中
也今人製衣猶曰
髮縫醫家曰督脈
人之中樞人曰督
線室之中也
董份曰文帝作一
露臺借百金而賞
賜通不惜十鉅萬
亦異也
張之象曰文帝嘗
衣綈衣所幸慎夫
人令衣不得曳地
帷帳不得衣綈以
示敦朴為天下先
雖寵幸鄧通必不

推之上天顧見其衣髮帶後穿
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
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
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即見鄧通
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
曰漢書云上口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
鄧猶登也悅之
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賜通巨
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
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
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
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插地志云雅州榮
經縣北三里銅山即鄧
通得賜銅山鑄錢
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字
一稱兩同漢四銖文其富如
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索隱曰啗音任格
及吮音仕充反文帝不樂從
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
文帝使啗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心慙

若吳之甚史氏之
言求可盡信也
徐中行曰其富
如此四字伏後案
似無要緊實文中
血脈處
劉辰翁曰四惜字
相應心慙由此怨
通矣句酒絕
田汝成曰通无他
能獨長公主賜之
假之有微詞矣
妄約言曰以帝富
之于前公主給之
于後而竟不免餓
死相也果莫逃已
楊慎曰仁寵最過
為句庸不乃甚焉
為句不否同索隱
句讀已非解又可
笑
補方苞曰庸用也
謂雖寵愛而任用
亦不甚篤也春秋
傳士伯庸中行君
信之亦庸士

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告鄧
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
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
物吏輒沒入以充賦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
令人假
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
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
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
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
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
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
則韓王孫嫣索隱曰音假
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
之子類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
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
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
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馳視獸江都王望

茅坤曰非望之寵
無辜之禍
方苞曰謂能以
新聲絃音比次新
造樂章也
夏寅曰延年已腐
矣曰寢者謂因延
年而弟季得與中
人亂也

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媯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媯。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嫌媯。徐廣曰嫌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媯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媯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媯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媯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云坐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

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

百世可知也。

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傳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棊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按彌子瑕事見說苑。又見韓非列傳。柯維駉曰。史遷傳王孫媯則曰出入永巷。以姦聞。傳李延年則曰出入驕恣。寢與中人亂。乃若審食共之事。疊見列傳。王允謂之謗書。蓋指此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評點

與言詩

卷三十三

鳳文館

